史通評釋

史通評釋卷第十三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爲錄刻

外篇

疑古第三 總十二條

蓋古之史氏區分有二焉一曰記言二曰記事而古人所學以言爲首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誥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說凡有游談辯對獻策上書者莫不引爲端緒

烏官注三
卷

歸其的準其於事也則不然乃若少昊之以鳥名官陶唐之以御龍拜職夏氏之中衰也其盜有后羿寒浞齊邦之始建也其君有蒲姑伯陵斯並開國成家異聞奇事而後世學者罕傳其說唯夫博物君子或粗知其一隅此則記事之史不行而記言之書見重斷可知矣及左氏之為傳也雖義釋本經而語雜它事遂使兩漢儒者嫉之若讎故二傳大行擅名後世又孔門之著述也論語專述言辭家語兼陳事業而自古學徒相授唯稱論語而已由斯而談並古人輕事重言之明效也然則上起唐堯下終秦繆其書所錄惟有百篇而書之所載以言為主至於廢興行事

萬不記一語其缺略可勝道哉故令後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按論語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又曰成事不說（事已成不可復解說）遂事不諫（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既往不咎（事已往不可復追咎）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用也可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日用而不能知自此引經四處注皆全寫先儒所釋）夫聖人立敎其言若是在於史籍其義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以美之雖有其惡不加毀也惡者因其惡而惡之雖有其美不加譽也故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魏文帝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漢景帝曰學者不言湯武受命不爲愚斯並畧賢精鑒已有先覺而拘於禮法限以師訓雖口不能言而心

閔即滔公爲及視曾文公子詳十四卷夫子何曾昌言魯古集弒特諱之耳

知其不可者蓋亦多矣又按魯史之有春秋也外爲賢者內爲本國事靡洪纖動皆隱諱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於六經亦皆如此故觀夫子之刊書也夏桀讓湯武王斬紂其事甚著而史冊不存（此事出周書冢周書是孔子刪尚書之餘以成其書也）觀夫子之定禮也隱閔非命惡視不終而奮筆昌言云魯無篡弒觀夫子之刪詩也凡語國風皆有怨刺在於魯國獨無其章（魯多淫僻宜無刺詩蓋夫子刪去而不錄）觀夫子之論語也君娶於吳是謂同姓而司敗發問對以知禮斯驗世人之飾智矜愚愛憎由已者多矣加以古文載事其詞簡約推者難詳缺漏無補遂令後來學者莫究其源蒙然靡察有如

聾瞽今故言其疑事以著于篇凡有十條列之於後

評曰經以垂訓故紀言多於事史以載事故紀事多於言其體然也尚書似史實經惡能盡載三代事論語序孝弟明性道故學徒轉相誦說非爲其言重之也家語陳事業其言未純疑後人附益故不立學官非爲其事輕之也子玄疑古并疑論語尚書竊所未解

帝孔甲立方好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天降龍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龍氏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受豕韋之後龍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懼

而遷去

左傳魏莊子曰昔有夏之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人而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人事而信用伯明氏之讒子寒浞浞殺羿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殺于窮門浞因羿室生澆及豷音意使澆滅斟灌氏及斟尋氏而相爲澆所滅后緡歸于有仍生少康有夏之臣靡自有鬲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後杼滅豷于戈有窮遂亡

左昭二十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

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
因之若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評曰漢景魏文竝論已是不倫而竝歪於孟共目爲褒
賢精鑿薰猶梟鸞於是同器連棲矣況湯有慚德武未
盡善夫子之立論婉而章而子玄以爲妛夷不存春秋
論語爲尊親諱夫子之著書曲而中而子玄以爲飾智
驚愚妄矣何者殷吾祖也周吾君也而魯父母之邦也
子玄上鄙武韋自爲母媢下鄙士大夫不長載削而何
足以知此義乎其不及於甌辛也
蓋虞書之美放勛也云克明峻德而陸賈新語又曰堯舜

饕音叨餮音飻

咎繇即臯陶繇與陶音姚

之臣比屋可封蓋因堯典成文而廣造奇說也按春秋傳云高陽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謂之元凱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帝鴻氏少昊氏顓頊氏各有不才子謂之渾沌窮奇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以此三族俱稱曰凶而堯亦不能去斯則當堯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齊列善惡無分賢愚共貫但論語有云舜舉咎繇不仁者遠是則當咎繇未舉不仁甚多以驗堯時群小在位者又安得謂之克明峻德比屋可封者乎其疑一也

許曰克明峻德自是聖人性分內事本亡足疑比屋可封猶孔子所云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之意耳亦何足疑考尚書當堯之時放齊舉丹朱堯曰嚚訟驩兜舉共工堯曰象恭四岳舉鯀堯曰方命圮族堯何嘗不辨不肖乎孟子曰堯憂洪水舉舜敷治服虔云八凱垂益之屬杜預云八凱垂益皐陶之倫司馬貞云禹在八凱之中應城陳士元云今所傳八凱之名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也隤敳伯益字庭堅皐陶字是八元八凱堯未嘗不舉史記乃云十六族者堯未能舉何其誕也史通輕尚書孟子

而獨信史記至誣堯時善惡無分賢愚共貫妄矣顓音頊[illegible]

音[illegible]音[illegible]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或曰高陽氏

名顓頊姬姓或曰妘姓[illegible]

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或曰帝嚳高辛氏姬姓名

嚳或曰妘姓

少昊青陽氏一曰金天氏

帝鴻氏有不才子渾沌賈逵曰帝鴻黃帝也正義曰杜

預云渾沌不開通之貌神異經云崑崙西有獸焉其狀

如犬長毛四足似熊而無爪有目而不見行不開有兩

耳而不聞有人知性有腹無五臟有腹直短食徑過人
有德行而往抵角有凶惡而行依憑之名渾沌按讙兜
性似故號之
少皞氏有不才子窮奇服虔曰其行窮而好奇正義曰
神異經云西北有獸其狀似虎有翼能飛便勦食人知
人言語聞人鬬輒食直者聞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
逆不善輒殺獸往饋之名曰窮奇按共工性似故號之
顓頊氏有不才子檮杌賈逵曰檮杌頑凶無疇匹之貌
正義曰檮音道杌音五骨反神異經云西方荒中
有獸焉其狀如虎而大尾長二尺人面虎足豬口牙尾

長一丈八尺攪亂荒中名檮杌按鯀性似故號之後楚史亦號檮杌

縉雲氏有不才子饕餮賈逵曰縉雲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當黄帝時在縉雲之官也神異經云西南有人焉身多毛上頭戴豕性很惡好息積財而不用善奪人穀物强者畏羣而單名饕餮按三苗性似故號之

名疑舜誅四凶渾沌窮奇檮杌饕餮乃四獸之名渾沌帝鴻氏不才子讙兜也一作驩兜一作驩兜一作驩頭古文尚書作鴅吺或云縉雲氏子帝鴻孫也窮奇少皡氏不才子服虔云共工是也檮杌顓頊氏不才子賈逵

云謂鯀也檮杌一名傲佷一名難訓見史記注驩兜即讙兜子三苗也山海經云顓頊生驩頭又云鯀妻遺腹生驩頭驩頭生苗民是驩頭為禹少弟苗民其姪也然書稱禹格有苗則山海經謬山海經又云三苗一名三毛音訛

堯典序又云將遜于位讓虞舜孔氏注曰堯之子丹朱不肖故有禪位之志按汲冢瑣語云舜放堯於平陽而書云某地有城以囚堯爲號識者憑斯異說頗以禪授爲疑然則覩此二書已足為證者矣而猶有所未覩也何者據山海經謂放勛之子爲帝丹朱而列君於帝者得非舜雖廢

婐烏果切女侍也劃霍虢切音歊呼驕切熱氣也

堯仍立堯子俄又奪其帝者乎觀近有姦雄奮發自號霸王或廢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則示相推戴終亦成其簒奪求諸歷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載一揆斯則堯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其疑二也

評曰棄洙泗之刪書信汲冢之瑣語是蟬翼爲重千鈞爲輕由叔季之姦雄方帝王之禪授是以小人心度君子腹子玄之失異止後六經進姦雄已哉

虞書舜典又云五十載陟方乃死注云死蒼梧之野因葬焉按蒼梧者於楚則川號汨羅在漢則邑稱零桂地總百越山連五嶺人風婐劃地氣歊瘴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

汨音几衣
汲汨亂淵也
溘克盍切
奄忽也
周郎于楚
義帝

復其途況以萬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國且舜必以精華既竭形神告勞含玆寶位如釋重負何得以垂歿之年更踐不毛之地兼復二妃不從怨曠生離萬里無依孤魂溘盡讓王高蹈豈其若是者乎歷觀自古人君廢逐若夏桀放於南巢趙嘉遷於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郴語其艱棘未有如斯之甚也斯則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其疑三也

許曰考蔡沉集傳陟方猶言升遐也韓子曰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故書紀舜之沒云陟其下言方

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巡守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桉此得之但不當以陟爲句絕耳方猶云徂乎方之方陟方乃死猶言殂落而死也又明尚書周洪謨氏曰桉舜年九十三自謂倦于勤而命禹居攝豈有百有九歲之後其衰已甚而又南涉大江深入蠻夷之地哉爲此說者惑于書陟方乃死之文耳今桉郗子謂竹書紀帝王之歿曰陟師古云古謂掘土爲坑曰方是時舜年已老故重歿之際先定其壙蓋亦不過謂君死之後可葬某處非若後世選擇風水預爲壽藏也一要之舜都蒲坂距鳴條二百餘里孟子

云卒于鳴條得之子玄輕孟信遷必以陟方爲蒼梧之
野以南巡爲文命之志不獨誣舜且以誣禹
王伯厚云舜葬蒼梧之野薛氏曰孟子以爲卒於鳴條
呂氏春秋舜葬於紀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鳴
條亭在陳留之平丘今考九域志海州東海縣有蒼梧
山司馬公詩曰虞舜在倦勤薦禹爲天子豈有復南巡
迢迢度湘水張文潛詩曰重瞳陟方時二妃蓋老人安
肯泣路傍洒淚留叢筠二詩可袪千載之惑
評曰淮南子云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則爲作山水
之謳聞者莫不隕涕括地志云趙王遷墓在房州房陵

縣西九里太史公云趙悼襄王廢嫡子嘉而立遷秦旣
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六歲秦破嘉滅趙爲郡由是
以談遷房陵者趙王遷也非嘉也
汲冢書云舜放堯於平陽益爲啓所誅又曰太甲殺伊尹
文王殺季歷凡此數事語異正經其書近出世人多不之
信也按舜之放堯文之殺季無事別說足驗其情已於此
篇前後言之詳矣夫惟益與伊尹受戮竝於正書猶無其
證推而論之如啓之誅益仍可覈也何者舜廢堯而立丹
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機權勢同舜禹而欲因循故
事坐膺天祿其事不成自貽伊咎觀夫近古篡奪桓獨不

元興皆安帝改元元興三年誅玄故曰元興之禍

全馬仍反正若啓之誅益亦由晉之殺玄乎若舜禹相代事業皆成雖益覆車伏辜夏后亦猶桓效曹馬而獨致元興之禍者乎其疑四也

評曰史通旣以舜之放堯無別說足驗又云舜廢堯立丹朱何自矛盾也桓玄遷帝尋陽改元大亨益曾遷啓邪即位邪奈何以玄擬益也孟子曰益相禹洊施澤未久而啓賢承禹民自歸夏子玄奉汲冢如蓍蔡則孟書若弁髦妄矣

湯誥云湯伐桀戰于鳴條又云湯放桀於南巢雖有慙德而周書殷祝篇稱桀讓湯王位云　云此則有異於尚書如

周書之所說豈非湯既勝桀力制夏人使桀推讓歸王於己蓋欲比跡堯舜襲其高名者乎又按墨子云湯以天下讓務光而使人說曰湯欲加惡名於汝務光遂投清冷之泉而死湯乃即位無疑然則湯之飾讓僞跡甚多考墨家所言雅與周書相合夫書之作本出尚書孔父截翦浮詞裁成雅語去其鄙事直云慙德豈非欲滅湯之過增桀之惡者乎其疑五也

評曰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蓋慙其德之不如堯舜禹以得罪於來世聖賢之心也子玄乃謂欲比跡堯舜襲其高名逆人未形之惡

薄卽亳也

窾音管切空也

加人爲有之罪刻矣不信仲虺之誥而信殷祝之篇好奇之偏一至於此

周書汲冢周書也湯祝解第六十六略曰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以讓三千諸侯莫敢卽位然後湯卽天子之位

莊子湯以天下讓卞隨隨投椆水讓務光光投廬水呂覽云隨投穎水光投募水紀佗帥弟子跤於窾水申屠狄踣於河逸士傳云禹聘務光爲上卿光投於河仙傳云武丁欲以務光爲相光投梁水皇甫謐又以務光爲黃帝時人

夫五經立言千載猶仰而求其前後理甚相乖何者稱周之盛也則云三分有二商紂爲獨夫語殷之敗也又云紂有臣億萬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則是非無準向背不同者焉又按武王爲秦誓數紂過失亦猶近代之有呂相爲書絕秦陳琳爲袁檄魏欲加之罪能無辭乎而後來諸子承其僞說竟列紂罪有倍五經故子貢曰桀紂之惡不至是君子惡居下流班生亦云安有據婦人於朝劉向又曰世人有弒父害君桀紂不至是而天下惡者皆以桀紂爲先此其自古言辛癸之罪將非厚誣者乎其疑六也

評曰家君有言武未盡善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則殷

周之際孔門自有定論蓋自夷齊扣馬一諫以後疑武王者紛紛不獨子玄也第子玄以億萬人獨夫相比而疑恐非書意紂有臣億萬為億萬心惟億萬人各分其心益見紂之為一夫耳

魏志廣陵陳琳字孔璋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

微子之命篇云殺武庚枝祿父即商紂之子也屬社稷傾覆家國淪亡父首梟懸母軀分裂永言怨恥生死莫二向

使其侯服事周而全軀保其妻子也仰天俯地何以爲生含齒戴髮何以爲貌既而合誅二叔徇節[illegible]雖君親之怨不除而臣子之誠可見考諸名教[illegible]於義者苟以其功業不成便以頑人爲目必[illegible]若夏少康有臣若伍子胥向若隕斃雪怨衆敗身滅亦當隸跡醜徒編名逆黨者邪其疑七也

評曰周之頑民殷之忠臣自昔記之矣武庚而頑則夷齊不仁祖伊不賢邪合管畔周志雖不就可見成湯於地下

論語曰夫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按尚書

三國志九錫一錫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二錫衮冕赤舄三錫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四錫朱戶五錫納陛六錫虎賁七錫鈇鉞八錫彤弓矢玈弓矢九錫秬鬯珪瓚述禮王度記天子駕六馬

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夫姬氏爵乃諸侯而輒行征伐結怨王室殊無愧畏此則春秋荊蠻之滅諸姬論語季氏之伐顓臾也云云又按其書曰朱雀云云文王受命稱王云云夫天無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猶存而王號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吳越僭號而陵天子也然則戡黎滅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亦猶近者魏司馬文王害權臣黜少帝坐加九錫行駕六馬及其歿也而荀勖猶謂之人臣以終蓋姬之事殷當比馬之臣魏必稱周德之大者不亦虛爲其設也其疑八也

評曰孔子稱文王爲至德而孟子以聞知于文王焉昭

邘音于

何人敢與比擬第據史記西伯受命今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改法度制正朔夫崇侯虎譖惡西伯於紂者邪事類脩怨跡嫌投鼠不奉正朔何名事殷諸如此類理不可曉此祖伊所以懼而子玄所以疑也

論語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按呂氏春秋所載云云斯則太王鍾愛厥孫將立其父太伯年居長嫡地實妨賢向若强顏苟視懷疑不去大則類衛伋之誅小則同楚建之逐雖欲勿讓君親其立諸且太王之殂太伯來赴季歷承考遺命推讓厥昆太伯以形質

已殘有辯獲免原夫毀茲王體從彼被髮者本以外絕嫌疑内釋猜忌鑒雄鷄自斷其尾用獲免於人犧者焉又按春秋晉士蔿申生之將廢也曰爲吳太伯猶有令名斯則太伯申生事如一體直以出處有異故成敗不同若夫子之論太伯也必美其因病成妍轉禍爲福斯則當矣如云可謂至德者無乃謬爲其譽乎其疑九也

評曰論語稱至德者二文王至德以服事殷也泰伯至德非以天下讓季歷也示終其身臣殷也猶文王意也陽以遵父之命陰以成己之志孝之大忠之極故曰至德而非子玄所能與知也

史記宋宣公夫人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爲太子取齊女未入室宣公說而自取之更爲太子取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之杜預曰左右媵之子因以爲號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太子伋宣公乃使太子伋於齊與之白旄而令盜遮界上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知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白旄卽殺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先馳至界界盜殺之壽死而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併殺伋以報宣公廷按宋宣楚平之惡千古一律

史記楚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為太子建娶婦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為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為太子娶王稍益疏外建無忌又日夜讒太子建於王乃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

周語景王既殺下門子（下門子周大夫王子猛之傅也）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憚其犧也遽歸告王曰吾見雄雞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犧也吾以為信畜矣人犧實難已犧何害抑其下於為人用也乎則可也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也（用人猶治也人自作犧則能治人）王弗應田于鞏使公

蔿音委

卿皆從將殺單子未克而崩

晉語申生之將廢也士蔿語人曰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大子遠死且有令名爲吳太伯不亦可乎大子聞之曰子輿之爲我謀忠矣（子輿士蔿字）然吾聞之爲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爲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以戰伐爲勤從）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太伯乎

尚書金縢篇云管蔡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左傳云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夫其不愛王室故也按尚書君奭篇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斯則旦行不臣之禮挾震主之威跡居疑似坐招訕謗雖奭以亞

然往往爲叔
究也

聖之德資明允之才目覩其事猶懷憤懣況彼二叔者才處中人地居下國側聞異議能不懷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誤識而周公自以不誠遂加顯戮與夫漢代放准南明帝寬阜陵一何遠哉斯則周公於友于之義薄矣而詩之所述用爲美談者何哉其疑十也

評曰劉中壘說苑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敎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

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傅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嗚呼周公之志定矣故王滿生一言而決罪人斯得以槩罔兩如子玄云云可也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犯不軌當棄市文帝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郵遞不食而死

阜陵質王延光武子也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永平中招

姦猾作圖讖祠祭呪詛事下案驗有司奏請誅延顯宗
以延罪薄於楚王英故特加恩徙爲阜陵王食二縣
大抵自春秋以前尚書之事其作者述事如此今取其正
經雅言理有難曉諸子異說義或可憑參而會之以相研
覈如異於此則無論焉夫遠古之書與近古之史非唯繁
約不類故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唯詳備事罕
甄擇使夫學者觀一邦之政則善惡相參觀一主之才而
賢愚殆半至於遠古則不然夫其所録也略舉綱維務存
褒諱尋其終始隱没者多嘗試言之向使漢魏晉宋之君
生於三代堯舜禹湯之主出於中葉俾史官易地而書之

敘時事校其得失固未可量若乃輪扁稱其糟粕孔氏述其傳疑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武成篇吾取其二三策推此而言則遠古之書其妄甚矣豈比夫王沉之不實沈約之多詐若斯而已哉

評曰以遠古之書爲妄則尚書春秋皆妄矣仲尼丘明亦沉約而已矣以春秋之義律沉約沉告馬昭弑君約勸梁武受禪皆亂賊也比孔左於沉約可乎不可乎

莊子通輪車工扁名酒滓曰糟漬糟曰粕

史通評釋卷第十四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㣲錄刻

外篇

惑經第四 二十二條

昔孔宣父以大聖之德應運而生生人已來未之有也故使三千弟子七十門人鑽仰不及請益無倦然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間切磋酬對頗亦互聞得失何者覩仲由

之不悅則矢天厭以自明答言偃之絃歌則稱戲言以釋
難斯則聖人之設教其理含弘或援誓以表心或稱非以
受屈豈與夫庸儒末學文過飾非使夫問者緘辭杜口懷
疑不展若斯而已哉嗟夫古今世殊師授路隔恨不得親
膺洒掃陪五尺之童躬奉德音撫四科之友而徒以研尋
蠹簡穿鑿遺文菁華久謝糟粕爲偶遂使理有未達無由
質疑是用握卷躊躇揮毫悱憤儻梁木斯壞魂而有靈敢
効接輿之歌輒同林放之問但孔氏之立言行事刪詩讚
易其義既廣難以具論今惟撫其史文評之於後按夫子
所脩之史是曰春秋竊詳春秋之義其所未諭者有十二

麇九倫反楚子麇卒杜注楚以瘧病赴故不書卒

何者趙盂以無辭伐國貶號爲人杞伯以夷來朝降爵稱子虞班晉上惡貪賄而先書楚長晉盟譏無信而後列此則人倫臧否在我筆端直道而行夫何所讓奚爲齊鄭及楚國有弒君各以疾赴遂皆書卒昭元年公子圍弒其君郟敖襄七年鄭子駟弒其君哀公十年齊人弒其君悼公而春秋但書云楚子麇卒鄭伯髡頑卒齊侯陽生卒夫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凡在含識皆知恥懼苟欺而可免則誰不願然且官爲正卿返不討賊地居冢嫡藥不親嘗遂皆被以惡名播諸來葉必以彼三逆方茲二弒躬爲梟獍則漏網遺名跡涉瓜李乃擬椙顯錄嫉惡之情豈其若是其所未諭一也 其一條

評曰弑逆大惡也易貸人不可易加人亦不可三君蒙弑而彼國各以疾赴夫子曰吾惡知其非疾也因赴書卒不易以弑惡加人也慎之也已得其實而傳以弑書竟亦未嘗貸之矣穀梁求其故不得而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胡氏仍之夫鄭髡頑齊陽生猶可云也楚子麇非中國而不書弑其說窮矣趙盾止許止冢嫡春秋責備賢者非楚圍鄭駟齊人比也子玄安得以此例乎

又按齊乞野幕之弑事豈陽生楚圍乾谿之縊禍由常壽而春秋捐其首謀拾其親弑（乞謂齊陳乞也比謂楚公子比也）亦何異魯酒

瀆而即鄭圍城門火而魚池及必如是則鄭之閽者私憾射姑以其君急而好潔可行欺以激怒遂傾瓶水沃庭俾廢爐而爛卒斯亦罪之大者曷不書弑乎宜書云閽弑邾子其所未諭二也共二條

評曰荼之立非陽生意也陳乞阿景公而立之也立之自我廢之自我野幕之弑乞惡得辭春秋書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則陽生之罪亦著矣楚公子比奔晉胡爲乎歸哉歸于楚不奪不饜乾谿之弑比惡得辭彼常壽過者始亂者耳史通欲貸乞比而歸弑於陽生常壽過矣

左傳陳乞使朱毛遷荼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胡傳昭十三楚師伐徐楚子虔次于乾谿爲之援公子棄疾君陳蔡主方城之外有觀從者率群失職以棄疾命召比于晉既至脅比而立之令于乾谿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經而死觀從觀起之子

莊子魯酒薄而邯鄲圍郭象注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乃曰我周公之胤長於諸侯行天子禮樂勳在周室我送酒已失禮方責其薄無乃太甚遂不辭而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救趙楚以魯爲事故梁

待圍邯鄲言事相由也又淮南子魯酒薄而邯鄲圍許
慎注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
楚王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
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二注不同
左傳定三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
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
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
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邾子穿即莊公也夷射姑邾大夫旋小便也卞躁疾也
蓋明鏡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嬙之面或有疵瑕而
寢其鑒也虛空之傳響也清濁必聞不以綿駒之歌時有

諂而獲其應也夫史官執簡宜類於斯苟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爲實錄觀夫子修春秋也多爲賢者諱狄實滅衛因桓恥而不書河陽召王成文美而稱狩斯則情兼向背志懷彼我苟書法其如是也豈不使夫君子靡憚憲章雖玷白圭無慙良史乎其所未諭三也其三

條

評曰傳者經之輔也閔二年冬十有二月經書狄入衛傳曰遂滅衛則旣著矣若因桓恥不書滅桓尊周攘夷卽狄入衛亦足恥而乎必書滅僖二十有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左傳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言非其

侯下上有諸字

地也且明德也公羊傳不與再致天子也穀梁傳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爲天王諱也三傳皆不與晉爲周諱也何爲成文之美

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與吳盟而皆不書八年注云不書盟恥吳夷也十三年注云盟不書諱恥之故不錄也桓二年公及戎盟戎實豺狼非我族類夫非所諱而仍諱謂當恥而無恥求之析衷未見其宜其所未諭四也其四條

評曰春秋桓二書公及戎盟于唐而哀八十三不書公與吳盟非恥吳爲夷而諱之也諱城下之盟也若唐之盟與戎脩舊好也兵不次於泗上盟不在於城下惡乎

服虔曰陽關魯邑

不書

諸國臣子非卿不書必以地來奔則雖賤亦志斯豈非國之大事不可限以常流者耶如陽虎[illegible][illegible]據陽關而外叛傳具其事經獨無聞何哉異于玉大弓猶獲須記城邑失守又不具書略大存小理乖懲勸其所未諭五也 其五

條

魯定公八年陽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九年魯伐陽虎陽虎奔齊已而奔晉趙氏

般音班

按諸侯世嫡嗣業居喪既未成君不避其諱此春秋之例也何爲般野之歿皆書以名而惡視之殂直云子卒其所未諭六也 其六條

評曰般惡及視皆公子未成君而弑也野公子未成君而毀也般野名惡及視不名爲例不純誠有如子玄所駁者以愚度之莊公無適嗣般孟女之子也故名名般罪莊公之不立嗣也文公長妃爲哀姜生子惡及視適嗣也故不名不名惡及視罪宣公之奪適也野毀而卒非弑也與般惡視異矣

左傳襄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

裯即昭公

孔姓父字

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裯

凡在人倫不得其死者邦君已上皆謂之弑卿士已上通謂之殺此又春秋之例也桉桓二年書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僖十年又曰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夫臣當爲殺而稱及與君弑同科荀弑殺不分則君臣靡別者矣公羊傳中及者何累也雖有此釋其義之故難通旣未釋此疑共論於未諭他放此也其所未諭七也其七條

評曰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孔父之義形於色仇牧不畏彊禦荀息不

食其言胥賢也若少曰及殺其大夫孔父荀息則不名
書法矣若字孔父名牧息何也孔子爲祖諱也
大臣子所書君父是黨雖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魯之
隱桓戕弑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夭酷斯則邦之孔醜
諱之可也如公送晉葬公與吳盟爲齊所止爲邾所敗盟
而不至會而後期竝諱而不書豈非煩碎之甚且按汲冢
竹書與晉春秋及紀年之載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
書其本國皆無所隱唯魯春秋之記其國也則不然何者
國家之事無大小苟涉嫌疑動稱恥諱厚誣來世奚獨多
乎其所未諭八也 其八條

經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評曰史臣以今書古易以今書今難若據事直書亡褒貶委婉之義則人皆可作春秋不必孔子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者以此對司敗曰昭公知禮對陽貨曰諾吾將仕孔子處魯君臣委婉如此而況筆之書乎子玄譏其動輒恥諱厚誣來世正不知春秋之意者嗚乎知我者惟春秋罪我者惟春秋孔子蓋逆知後世必有罪我如子玄輩矣

案昭十二年齊納北燕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左傳曰納北燕伯欵于唐唐杜注云陽即唐燕之別邑子曰齊之事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夫如是夫子之佾

春秋之旨違戾乖僻習其訛謬凡所編次不加刊攷者矣何
爲其間則二夜一晝時有弛張或沿或革曾無定體其所
未諭九也其九條
公羊傳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
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
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
則丘有罪焉爾
評曰經昭公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左傳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杜預注言因唐
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昭三年燕伯出奔齊高偃齊大

夫陽即唐與荊邑則以陽爲邑矣公羊傳齊納北燕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則又以陽爲陽生矣二傳釋經尚無定說千載之下何得使有準責

又書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讀者求一家之廢興則前後相會討一人之出入則始末可尋如定六年書鄭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哀元年書許男與楚圍蔡夫許既滅矣君執家亡能重列諸侯舉兵圍國者何哉蓋其間行事必當有說經既不書傳又闕載缺略如此尋繹難知其所未諭十也

其十條

許曰春秋二十國年表定六年鄭滅許以斯歸元公成

飛鷁注十九卷

北夫至成文只夫本作正文不作小注

立則斯雖執許未亡也哀元年許男與曹國蔡元公成也子玄未之考耳

按晉自魯閔公巳前未通於上國至僖二年滅下陽巳降漸見於春秋蓋始命行人自達於魯也而瑣語春秋載魯國閔公時事言之甚詳斯則聞事必書無假相赴者也蓋當時國史它皆倣此至於夫子所脩也則不然凡書異國皆取來告苟有所告雖小必書如無其告雖大亦闕故宋飛六鷁小事也以有告而書之晉滅三邦大事也謂滅耿滅魏滅霍也以無告而闕之用使巨細不均繁省失中比夫諸國史記實事稱為疎闊尋玆例之作也蓋因周禮舊法魯策成文夫子既撰不刊之書為後王之則

豈可仍其過失而不中規矩乎其所未諭十一也其十一條

評曰瑣語春秋即晉汲冢竹書中所稱瑣語十一篇也晉史言魯國甚詳豈有魯史不能紀魯事乎弟經孔子筆削或書或否自有深意存焉據子玄之駁是謂晉瑣語賢於孔子春秋妄亦甚矣問孔之取不亦宜乎

蓋君子以博聞多識爲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爲貴而春秋記他國之事必憑來者之辭而來者所言多非其實或兵敗而不以敗告君弑而不以弑稱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應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聞或秋葬而以冬赴皆承其所說而書遂使眞僞莫分是非相亂其所未諭十二

也其十二條

評曰夫子作春秋來告則書不告不書來告者皆承其說不改其辭慎之也故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若不告而書及來告者改而書萬一傳聞失實如信史何故又曰信傳信疑傳疑

凡所未諭其類尤多靜言思之莫究所以豈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者歟將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者耶抑其毀奪請謝不敏其十三條

又世人以夫子固天所縱將聖多能便謂所著春秋善無不備而審形者少隨聲者多相與雷同莫之稽實權而為

論其虛美者有五焉按古者國有史官具列時事觀汲冢所記皆與魯史符同至如周之東遷其說稍備隱桓已上難得而詳此其煩省皆與春秋不別又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曰殺執我行人鄭弃其師隕石于宋五（其事並出竹書紀年唯鄭弃師出瑣語晉春秋也）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則知夫子之所修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飾仍舊而已有何力哉加以史策有闕文時月有失次皆存而不正無所用心斯又不可能而殫說而太史公云夫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其虛美一也　其十四條

評曰孔子自言述而不作竊比老彭又曰不知而作我

則無是說文序云孔子書六經左氏述春秋傳皆以古
文公羊亦謂仲尼脩經皆約策書成文則夫子固未嘗
作春秋也乎女乃譏孔子因其成事詭加雕飾豈知孔
子脩春秋之本意乎雖然其事則桓文其文則史其義
則丘竊取之又豈子夏之徒能賛一辭哉延嘗細考之
春秋古文公即立孔子脩之曰公即位不脩春秋莊七
年四月兩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桓
實弑隱春秋書曰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齊人弑桓春
秋書曰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三家逐昭公春秋書曰
公孫于齊此孔子所云竊取之義也豈盡爲古文如子

玄云云耶。

又案宋襄公執滕子而誣之以得罪楚靈王弑郟敖而赴之以疾亡春秋皆承告而書曾無變革是則無辜者反加以罪有罪者得隱其辜求諸勸戒其義安在而左丘明論春秋之義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彌彰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其虛美二也 其十五條

經僖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杜預注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例在成十五年傳例不以名為義書名及不書名皆從赴延考成十五年例左傳曰成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 討其殺太子而自立事在十三年 執而歸

鄫疾陵切姒姓國在東海

羊舌肸注一卷

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惡不及民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稱人示衆所欲執不然則否謂身犯不義者

評曰宋人以滕子罪及民告春秋不得不書執然宋以一會而虐滕鄫二國之君宋之虐也故史通曰宋襄執滕子誣之以得罪

又春秋之所書本以襃貶爲主故國語晉司馬侯對其君悼公曰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至於董狐書法而不隱南史執簡而累進又甯殖出君而卒自憂名在策書故知當時史臣各懷

直筆斯則有犯必死書法無捨者矣自夫子之脩春秋也蓋他邦之簒賊其君者有三謂齊鄭楚已辨於上本國之殺逐其君者有五有隱閔般惡視此五君被弒昭哀二主被逐也莫不缺而靡錄使其有逃名者而孟子云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無乃烏有之談歟其虛美三也　其十六條

評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之觀春秋戰國亂賊比肩何懼之有竊亦嘗置疑及細考之春秋未作之先周天子弒逐者四昭王厲王幽王王猛齊鄭楚之簒賊其君者三魯之殺逐其君者五春秋既作之後至於秦始二百年周止叔襲殺哀王嵬殺思王魯則絕無殺逐孔子之功

偉矣子玄乃謂孟子之云爲烏有之談何未考與

左襄二十衛甯惠子（甯殖）疾召悼子（悼子甯喜）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掩謚名出如字除音黜）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又按春秋之文雖有成例或事同書異理殊書一故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亡褒諱之辭也斯則危行言遜吐剛茹柔推避以求全依違以免禍而孟子云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虚美四也（其十七條）

江乙魏人而仕於楚

評曰太史公有言孔子作春秋隱桓之間則彰定哀之際則微恐未盡然羽父實弒隱公而書公薨桓公與聞乎弒而書即位齊人實弒桓公而書公薨何彰之有若云春秋於他國之事則彰於魯事則微斯得之矣子玄稱孔子危行言遜吐剛茹柔庶幾知我而又云推避求全依違免禍未免罪我何其言之自牴牾也故謂子玄精於史則可精於春秋則未可

按趙穿弒君而稱宣子之弒江乙亡布而稱令尹所盜此則春秋之世有識之士莫不微婉其辭隱誨其說斯蓋當時之恒事習俗所常行而固云仲尼歿而微言絕觀微言

之作豈獨宣父者邪其虛美五也　其十八條

穀梁傳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者過在下也

列女傳楚大夫江乙之母也恭王時乙爲郢大夫有入王宮中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絀之無何其母亡

布八尋往言於王曰妾夜亡布八尋令尹盜之王曰令尹信盜之乎毋曰令尹不身盜之乃使人盜之王曰其使人盜奈何對曰昔孫叔敖之為令尹也道不拾遺門不閉關而盜賊自息今令尹之治也耳目不明盜賊公行是故使盜得盜妾之布是與使人盜何異也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毋曰吁何大王之言過也昔妾之子為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絀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為過也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命償毋布賜金千鎰

考茲衆美徵其本源良由達者相承儒教傳授既欲神其事故談過其實語曰衆善焉必察之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尋世之言春秋者得非覩衆善而不察同堯舜之多美者乎 共十九條

昔王充設論有問孔之篇雖論語羣言多見指摘而春秋雜義曾未發明是用廣彼舊疑增其新覺將來學者幸爲詳之 其二十條

評曰王充問孔已亡忌憚子玄惑經尤屬繆戾

困學紀聞論衡蓋蔡中郎所秘玩而劉氏史通譏之曰充自紀述其父祖不肖爲州閭所鄙而答以瞽頑舜神

左傳不爲馬遷所讀司馬遷不併讀左傳西漢未隱也

鯀惡禹聖盛矜於己而厚辱其先何異證父攘羊學于名母名教之罪人也葛文康公亦曰克刺孟子猶之可也至詆訾孔子以繫而不食之言爲鄙以從佛肸公山之召爲濁又非其脫驂舊館而惜車於鯉又謂道不行於中國豈能行於九夷若克者豈足以語聖人之趣哉卽二說觀之此書非小疵也呂南公謂克飾小辯以驚俗蔡邕欲獨傳之何其謬哉

左第五

直是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前漢專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梁又立於學至成帝世劉歆始重

左氏而書不列學官大抵自古重兩傳而輕左氏者因一家美左氏而譏兩傳者亦非一族互相攻擊各自朋黨聒聾紛紛然是非莫分然則儒者之學苟以專精爲主至於治章句通訓釋斯則可也至於論大體舉宏綱則言罕兼統理無要害故使今古疑滯莫得而申者焉必揚榷而論之言傳者固當以左氏爲首但自古學左氏者談之又不得其情如賈逵摘左氏長義稱在秦者爲劉氏乃漢室所宜推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採又按桓譚新論曰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而東觀漢記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竝共詆訾故中道而廢班固藝文志云丘明

與孔子觀魯史記而作春秋有所貶損事形於傳懼罹時難故隱其書末世口說流行遂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諸傳而於固集復有難左氏九條三評等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說而參差相背前後不同斯文不足觀也夫解難者以理為本如理有所闕欲令有識心伏不亦難乎今聊次其所疑列之於後

扶風賈逵字景伯明左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illegible]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秘館又令逵發出左氏三十事尤[illegible]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條奏之云五經家皆無以[illegible]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春秋晉大夫[illegible]曰陶唐氏[illegible]

肓音荒心上鬲下也左氏膏肓之上肓之下

新論今亡刻本

衆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范會自秦還晉其處者為劉氏明漢承堯後也帝嘉之

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敎以左氏此謀似謂汝二以服儒

公羊疏賈逵作長義四十一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鄭衆亦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在逵之前戴宏作解疑論何氏作墨守以距長義以强義爲廢疾以難穀梁造膏肓以短左氏蓋在注傳之前

沛國桓譚字君山好古學從劉歆揚雄辨析疑異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獻之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注新論一曰本造二王

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譴非七啓寤八袪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閔友十六琴道本造述策閔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

東海衛宏字敬仲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光武以為議郎

蒼梧陳元字長孫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為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傳博士范升奏左氏淺末不宜立元乃上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傳詢可

否示不尊已盡之群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
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書奏下其議范升
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
四人元爲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
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讙譁會封病卒左氏復
廢
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按春秋昭二年
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
姬旦成諸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

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杜預釋例公羊穀梁之論春秋皆因事以起問因所問以辨義之精者曲以所通無他凡例也左丘明明周禮以爲本諸稱引以發例者皆周公之舊制者也之法其長一也又按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之時於魯文籍最備丘明既躬爲太史博總群書至如檮杌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覩其傳廣包它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論語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夫以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託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在一國於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廣聞見其長三也如穀梁公羊者生於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史相違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

語林世說注十卷

攜一作構

得以傳聞之說而與親見者爭先乎譬猶近世漢之太史晉之著作撰成國典時號正言既而先賢耆舊（謂楚國先賢傳汝南先賢行狀益部耆舊傳襄陽耆舊傳等書）語林世說竟造異端強書他事夫以傳自委巷而將班馬抗衡訪諸古老而與子孫並列斯則難矣彼二傳之方左氏亦奚異於此哉其短一也左氏述臧哀伯諫桓納鼎周內史美其讜言王子朝告于諸侯閔馬父嘉其辨說凡如此類其數實多斯蓋當時發言形於翰墨立言不朽播於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亦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文漢書錄晁錯賈生之筆尋其實也豈是子長筆削孟堅雌黃所攜者哉觀二傳所載有

齟音阻齬音語謂齒不相值曰齟齬○一本作鉏鋙

異於此其錄人言也語乃齟齬文皆瑣碎夫如是者何哉蓋彼得史臣之簡書此傳流俗之口說故使隆促各異豐儉不同其所以二也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如傳伯諫君觀魚富辰諫王納帶王孫滿楚而論九鼎季札觀樂而談國風其所投[illegible]皆據禮經之類[illegible]也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如郯子聘魯言少吳以鳥名官季孫行父稱舜舉[illegible]八元八凱魏絳答晉悼公引虞人之箴子革諷楚靈[illegible]誦祈招之詩其事明白非是厚誣之類徵近代則循環可覆如呂相絶秦述兩國世係聲子班荊稱楚材晉用晉士渥濁諫殺荀林父說文公敗楚於城濮有憂色子服景伯謂吳云楚圍宋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猶無城下之盟況他稱戒上盟晉重耳魯申蔡甲午之類也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

蒯音快
聵音潰

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已也如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胷臆夫自我作古無所準繩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按二傳雖以釋經爲主其缺漏不可殫論如經云薨而左傳云公子圍所殺及公羊作傳重述經文無所發明依違而已其短四也漢書載成方遂詐稱戾太子至於闕下雋不疑曰昔衞蒯聵得罪於先君將入國太子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遂命執以屬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學按雋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論語冉有曰夫子爲衞君乎子貢曰夫子不爲也何則父子爭國梟獍爲曹禮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釋

義反以衛輒為賢是違夫子之教失聖人之旨獎進惡徒疑誤後學其短五也若以彼三長校玆五短勝負之理為主而於內則為國隱惡於外則承赴而書求其本事太半失實已於疑經篇載之詳矣尋斯義之作也蓋是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文夫子因而脩之亦存舊制而已至於實錄付之丘明用使善惡必彰眞偽盡露向使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蓋語曰仲尼脩春秋逆臣賊子懼又曰春秋之義也欲蓋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尋春秋所書實乖此義而左傳所錄無媿斯言此則傳之與經其猶一體廢一不可相須而成如謂

不然則何者稱為勸戒者哉杜預釋例曰凡諸侯無加民之惡而無人以執者時之赴告欲重而罪以加民爲辭國史承以書於策而簡牘之記具有失得而示虛實故左傳違實而著本狀以明其得失也案杜氏此釋實得經傳之情者也儒者苟譏左氏作傳多敘經外別事如楚鄭與齊三國之賊隱桓昭襄四君之篡逐其外則承告如彼其內則隱諱如此若無左氏立傳其事無由獲知然設使世人習春秋而唯取兩傳也則當其時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闕如俾後來學者代成聾瞽者矣且當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強而云韓氏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出史記趙世家魯侯禦宋得儁乘丘而云莊公敗

介夫甲士之守衛者僖魯僖公也

扁鵲黃帝時人秦越人醫與扁鵲似故亦號扁鵲

續有馬驚流矢之禍楚晉相遇雖在邲役而云二國交戰置師於兩堂（出賈誼新書）子罕相國宋睦於晉而云晉將伐宋覘其哭於陽門介夫乃止（出禮記）魯師滅項晉止僖公而云項實齊桓所滅春秋為賢諱（出公羊傳）襄年再盟君臣和叶而云諸侯失政大夫皆執國權（出穀梁傳）其記時也蓋秦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為荆昭夫人（出列女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葬馬（出史記滑稽傳）列子書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之年（出劉向七錄）扁鵲醫療虢公而云時當趙簡子之日（出史記扁鵲傳）欒書仕於周子而云以晉文如獵犯顏直言（出劉向新序）荀息死於奚齊而云覲晉靈作臺累棊申誠（出劉向說苑）或

摯虞注五卷束晳杜預注十二卷干寶注一卷

以先爲後或以後爲先日月顛倒上下翻覆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傳旣行而其失自顯語其弘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學者猶未之悟所謂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然自丘明之後迄及魏滅年將千祀其書寢廢至晉太康年中汲冢復書全同左氏（汲冢所得書尋亦亡逸今惟紀年瑣語師春在焉案紀年瑣語載春秋時事與左氏同師春多載春秋時筮者繇辭將左氏相校遂無一字差舛）故束晳云若使此書出於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於是摯虞束晳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顗取其文以相證杜預申以注釋（注謂注解）（釋謂釋例）干寶藉爲晉紀（紀事具干寶晉紀敘例中）由是世稱實錄不復言非其書漸行物無異議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於是授春秋於丘明授孝經於曾子史記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旨傳所刺譏褒諱之文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各異端失其眞意故因孔氏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夫學者苟徵此二說以考三傳亦足以定是非明眞僞者矣何必觀汲冢而後信者乎以此而言則三傳之優劣見矣

評曰子玄叙左之長揭公穀之短如分蒼素矣至於春秋之幽得傳而顯則上之抒仲尼之微婉者左也史記新序之繆得傳而証則下之開萬古之瞽聾者左也而非子玄之精練亦無以析其義而彰其功昔人謂杜元

杜預爲丘明忠臣摯虞又爲預忠臣

凱爲左氏忠臣子玄申左之功不在杜下
杜預傳進爵當陽侯立功之後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
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摯虞曰左丘明
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
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正義云釋例終篇云稱凡者
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母弟二凡其義不異故也釋
例四十部無凡者十五終篇云諸凡雖是周公之舊典
丘明撮其體義約以爲言非純寫故典之文也
左桓二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
臧哀伯諫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閔馬父閔子馬晉大夫

郜鼎在廟章孰甚焉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大廟周公廟也太宰臧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

左昭二十二夏六月丁巳葬景王王室亂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陳霆曰左傳不載程嬰與杵臼存趙祀而史記言之頗詳左氏稱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乃立武而反其田是無程嬰杵臼之事與史記異○按左傳無屠岸事止以嬰齊通于莊姬而同括

公子偃魯大夫雩門魯南城門皐比虎皮

林父即桓子

逐之故莊姬愬於成公而欒郤徵之遂族滅○按考異云同括死時已有趙武無遺類之說又事出莊姬不關岸賈未知史遷何據

左莊十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十一年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

春秋宣十二夏六月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詳左傳

詩邶風谷風之篇扶服救力之義

僑何其人歟

檀弓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説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廷按春秋諸國盟而携携而盟睦而猜猜而睦何常之有豈謂宋晉方睦而晉不覘宋乎

胡傳按左氏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然則滅項者魯也二傳以爲桓公滅之孰信乎廷按胡氏此説實出于玄

經襄三年六月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左氏

杜注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則在雞澤之諸侯也然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

傳陳請服也穀梁傳及以及與之也諸侯以為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延枝襄年再盟君臣雖和然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實始於此此豈非政逮於大夫之漸乎穀梁之說亦未為非未可以左傳無文而遂排之也

秦穆公與魯僖公同時楚昭王之立在魯昭公二十六年相距百四十年豈有秦穆之女為楚昭夫人之理列女傳誤

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三年實鄭簡公之十六年也去

鄭穆公七十八年劉向七錄誤

楚莊王有馬死欲葬以大夫禮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堂堂楚國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椁楩楓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衞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注楚莊王時未有趙韓魏三國索隱曰案此辯說者之詞後人所增飾

索隱曰案傅玄云虢是晉獻所滅先此百二十餘年趙

程滑晉大夫以車一乘言不以君禮葬諸侯葬車七乘

河平漢成帝改元

簡子時焉得有虢按虢後改稱郭春秋有郭公蓋郭之太子也延按劉向說苑稱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向說是索隱解誤虢既滅久矣安得稱太子邪

左成十八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延按周子晉悼公也去文公六十四年由文而襄靈成景厲悼凡七公亡欒書諫文事新序誤

荀息死於奚齊晉獻公時也獻公後爲文公文公後爲襄公襄公後爲靈公相去三代而云息諫晉靈說苑誤

劉歆字子駿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歆見古文

成帝不以
歆爲非毀
亦是一郊
之明

春秋左氏傳大好之以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詳略不同請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大司空師丹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爲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

徇氏王接字祖游晉尚書殿中郎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過於文爲儉通經爲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

周王《冒大體乖硋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為公羊疾病

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

荀顗字景倩彧子也魏僕射司空顗知朝廷大儀而無

質直之操准阿意苟合於荀勗賈充之間